

孟子卷之七

朱熹集註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哈佛大學哈佛葉宗圖書館珍藏印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

矣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

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

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

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存其心養其性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

所以事天也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殀壽

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殀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

疆坊
本作
強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
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樂音洛。○誠實也。言反
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
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為樂，孰大於是。疆，
勉強也。恕，推
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
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已及人，庶幾心公理
得而仁不遠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
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
則私不容。○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
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著者，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
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由，所以終身由之。

道者多也。○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
之恥，無恥矣。趙氏曰：人能恥已之無所恥，是
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者，吾所
累矣。○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固有益惡
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為機變之巧
者，無所用恥焉。為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為之
以爲得計，故無所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用其愧恥之心也。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
恥，一事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
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
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
而為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

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

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况

得而臣之乎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言君當屈已以下賢士不枉道而

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孟子謂宋句

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句音鉤好語皆去聲○宋姓句踐名

遊遊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趙氏曰說也

得無欲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

則可以囂囂矣樂音洛○德謂所得之善尊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

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故士窮不

失義達不離道離力智反○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

義見於行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

故民不失望焉得已言不失已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治而今

果如所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

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見音現○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

善○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

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夫音扶○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

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

為能無待於教而自
能感發以有為也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

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附欲音坎也韓

魏晉卿富家也欲然不自滿之意尹氏○孟子

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

死不怨殺者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

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

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拂民之欲而

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

王者之民皞皞如也皞胡老反○驩虞與歡

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

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

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

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

怒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

知為之者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豐氏曰

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

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

之故民日遷善而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

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夫音扶

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

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
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程子曰

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

實而為眾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

故其感人尤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政謂法

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善政民畏之善教民

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得民財者百

不足也得民心者不○孟子曰人之所不學

遺其親不後其君也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孩提之童

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

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

也長上聲下同○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

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

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言

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孟子曰舜

下無不同者所以為仁義也

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

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

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行去聲

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

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

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孟子曰無為其所

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李氏曰：有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善惡之心者。○孟子

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疾疾。知去聲。疾，北刃。反。○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疾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疾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疾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阿徇以為容，逢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

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言大臣之計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

而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

張子曰：必功覆斯民，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有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惟其所在。○孟子曰：君子有而物無不化，唯聖者能之。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父

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父

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父

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父

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父

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父

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父

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父

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父

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父

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父

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父

孟子 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

之。其樂可知。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子程

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忤。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得天下英

才而教育之。三樂也。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

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

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

樂為何如哉。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

焉。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

哉。○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

焉。樂音洛。下同。○地闢民聚。澤可遠。中天

下。○然未足以為樂也。而中立天下

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其

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

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君子所性

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去分

聲。○分者。所得於天之全。君子所性。仁義禮

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

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晬音粹。見音現。盎為

浪反。○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

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晬然。清和

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

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

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

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

五之

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晬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諭，惟有德者能之。」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

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

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者，則

仁人以為已歸矣。辟去聲，下同。大他蓋反。○已歸，謂已之所歸，餘見前。

篇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

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

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衣去聲。○此文王之政也。一

前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

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

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

餒之老者，此之謂也。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

雞彘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孟子

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易斂皆

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

用也。

孟子 卷七 九

用也。勝音升。教民節。民非水火不生活。昏

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

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

民焉有不仁者乎。焉於虔反。水火民之所

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孟子曰。孔子

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

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此言聖

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

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

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為水。觀水有術。必觀

難為言。猶仁不可為衆之意。

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此言道之有本

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

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

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

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言學當以漸。乃

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

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本。學之者

必以其漸。○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

舜之徒也。孳孳。勤勉之意。言雖未至。雞鳴而

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蹠。盜也。欲知舜與蹠

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程子曰。言閒者。謂

未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
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
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
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者所
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孟
何為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

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為我之為去聲○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
取為我者僅足於為我而已不及為人也列
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墨子兼愛摩頂放踵
不以一毫利物是也

利天下為之放上聲○墨子名翟兼愛無所
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

也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

也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稱錘

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
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
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
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應非中而堂為
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
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皆
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
排安排著則不中矣

也舉一而廢百也惡為皆去聲○賊害也為

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
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
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

顏子無異子莫執為我兼愛之中而無權
有鬪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鬪而不知救之是
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顏回易
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

孟子卷七十一

矣。○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

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

害，人心亦皆有害。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

心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

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人能不以為貧賤

則過人遠矣。○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辨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

遺佚不怨，阨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

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

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

幽之意也。○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

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辟讀作譬，軻音刃，與

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為自棄其井也。

○呂侍講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

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孟子

道未免為半途而廢，自棄前功也。○孟子

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堯

天性渾全，不假脩習，湯武脩身體道以復其

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

私，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還也，有實有

耳。久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或

也。言蓋歎世人莫覺其偽者，亦通舊說。久假不

歸，即為真，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

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

則假之而已，是以○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

功，烈如彼，其卑也。○卷七

十一

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

之民大悅也予不狎于不順太甲所為不順義理也

餘見前篇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

與與平聲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

志則篡也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公孫丑

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

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

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

是餐七丹反○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

之意○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墊丁念反○墊

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也孟子

曰尚志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

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

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

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

之事備矣惡平聲○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

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

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

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孟子曰仲子不義與

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
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
信其大者奚可哉舍音捨食音嗣仲子設若非義
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
但小廉耳其碎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
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桃應問曰舜
信其大節而遂以為賢哉
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桃應
弟于也其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
公臯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
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孟子曰執之而已
矣言臯陶之真有心也然則舜不禁與與
矣言臯陶之心知有法而

聲問也桃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大音扶惡平聲○言臯陶之法有所傳受然
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然
則舜如之何桃應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蹠
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

天下蹠音徒訢與欣同樂音洛○蹠草履也
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
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
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為尊為
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為大蓋其所
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
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
處之矣○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
事矣

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

子與夫音扶與平聲○范齊邑居謂所處之

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孟子曰張鄒皆云

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

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

乎廣居見前篇尹氏曰晬然見於面魯君之

宋呼於埳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

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呼去聲○埳澤宋城

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為證○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

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食音嗣畜許六反○交接也畜養也獸謂

犬馬之屬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將猶奉也詩曰

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

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

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

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

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

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程子

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

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

其兄之喪猶愈於已乎已猶止也孟子曰是猶或紵

而已矣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

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

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

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王子有其母死

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

何如也為去聲○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

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

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為其母練

冠麻衣繚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曰是欲

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

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

之禁而弗為者也夫音扶○言王子欲終喪

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

禁而自不為者耳○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

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孟子曰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

不有如時雨化之者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

至而未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

孔子之於有德者有達財者財與材同此

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由賜有答問者所就

問而答之若孔子之於樊遲艾音又私有私淑艾者竊也淑善也

之於樊遲萬章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問君子之道

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子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此五

者君子之所以教也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

也○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

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

也幾音機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

不為拙射變其彀率為去聲教古候反率音

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徇學者之不能也君子引而不

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引引弓也躍如

如踊躍而出也因上文彀率而言君子教人

但授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

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踊

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

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

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

能顯默不能藏○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

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殉如殉葬之殉以死

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未聞以道殉乎人

退以死相從而離也必卷七 十七

者也。以道從人。○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

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更平聲。○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

有勲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

二焉。長上聲。○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

答也。○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孟子曰：於不可

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

也。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為者也。其進

銳者，其退速。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

過不及之不同，然○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

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

民，仁民而愛物。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已

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

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

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

理一而分殊者也。○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

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

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

親賢也。知者，之知並去聲。○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治。

而其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不

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

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飯扶晚反。歠呂悅反。三年之喪。服之重。

者也。總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

詳也。放飯。大飯。流歠。長歠。不敬之大者也。齒

決。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

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

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

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

於中。而惡政日加於下。無由下達。聰明日蔽。

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盡心章句下凡三十一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

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親親

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公孫丑曰。何謂也。

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

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

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梁惠王以

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鬪。糜爛其血肉也。復

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以土地之故。及

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

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

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與之

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征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

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

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

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

或有害於義不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如無書之愈也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

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

仁人無敵於天下

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春杵也

或作鹵楯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感且長

不仁之心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

戰大罪也

陳去聲○制行伍

國君好仁天下

無敵焉

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

夷怨曰奚為後我

此引湯之事以武王之伐

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兩去聲賁音

王之車明之也兩車數一

王曰無畏寧爾也

車兩輪也千書序作百

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書秦誓文與此

小異孟子之意

當云。干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戰焉。於處反。○民為暴君所虐。○孟子曰。梓匠

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

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未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

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

固有之。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袵。之忍反。果。說文作媠。烏果反。○飯。食也。糗。乾

糲也。茹。亦食也。袵。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

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已。所性分定故也。○孟子曰。吾

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

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

也。一聞耳。聞。去聲。○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

間。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

關也。將以為暴。征稅出入。○范氏曰。古之耕

此以賦斂為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為阱國中。此以園囿為暴也。後世為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孟

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

能行於妻子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

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

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

簞食豆羹見於色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

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

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孟子曰不

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空虛言若無人然無禮義則上下

亂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生之無

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為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

矣○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

得天下未之有也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

得丘民之心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

謂得天下者必○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

君為輕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

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是故得乎丘民而為

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民

孟子卷七

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與平聲。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

車所駕也。城中之涂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

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

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

也。○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

棠。殆不可復。復扶又反。○先時齊國嘗饑。孟

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工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孟子曰。

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

士。則之野。有眾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撻。望見

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

為士者笑之。手執曰搏。卒為善士。後能改行。為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

嵎。撻。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

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

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程子曰。五者之欲。性

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

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為貧賤。蓋

雖富貴之極。亦有命也。節仁之於父子也。義之

限制。則是亦有命也。

孟子 卷七 三五

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邪。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脗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二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為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浩生不害問。則責成於已。其言約而盡矣。

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趙氏

曰。浩生。姓不。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曰。可欲之。問也。

謂善。惡其為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

人有諸已之謂信。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

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充實之謂美。行。

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充實而有光輝之。

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充實而有光輝之。

謂大。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

加。大而化之之謂聖。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

矣。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張子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程子曰聖不可知謂

測非聖人之上又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已

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

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為

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

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士之

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

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

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

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

神上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

矣○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

歸斯受之而已矣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

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

大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今之與楊墨

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

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放豚

之豕豚也苙闌也招罽其足也言彼既

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

賢之於異端拒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

恕拒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為邪待之恕故人

知此道之可反仁○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

之至義之盡也

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

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征賦之法歲

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

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

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孟子

言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孟子

卷七

二十七

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

必及身。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危。○盆成括仕於

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

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

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

矣。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

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

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館，舍也。上宮，別宮

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或問之曰：若是乎從

者之慶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

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

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從爲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爲扶，余者非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慶，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

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爲竊屨而來，但夫

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孟

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

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惻隱羞惡之心，人皆

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爲。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

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人。能充無欲害人之

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

義不可勝用也。勝平聲。充滿也。穿穿穴。窬

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為。以達於所為。則

能滿其無穿窬之心。而無不義矣。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

所往而不為義也。此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

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

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士未可以言而言。

是以言。言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言

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也。今人以舌取物曰

也。今人以舌取物曰。亦穿窬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

以見例。明必推無穿窬之心。以達於此。而○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

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去

聲。○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

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為言近

而指遠也。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此

謂守約而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

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舍音捨。○此言不

病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性者得全

於天無所污壞不假脩為聖之至也反之者

脩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

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

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

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 動容周旋中禮

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

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中

行並去聲○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

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

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而然非有意而 君子行

為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德也

法以俟命而已矣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

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

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為而為

矣此反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

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

孟子

卷七

二十一

性者得全

於天無所污壞

不假脩為

聖之至也

反之者

脩為以復其性

而至於聖人也

程子曰性之

反之古未有此語

蓋自孟子發之

呂氏曰無意而安行

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

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

動容周旋中禮

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者盛德之至也

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

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

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孟子

卷七

二十一

皆古之制也。吾何異彼哉。

榘楚危反。般音盤。樂音洛。乘去聲。

榘，桷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為，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

○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

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

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

孟子曰：膾炙哉。

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

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

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

狂士？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

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

也。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

也。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

也。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

也。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

也。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

也。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

也。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

也。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

也。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

也。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

也。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

也。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

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緇音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猥作

人。有所不為者。知恥自好。不為不善之。猥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敢問

何如斯可謂狂矣。問曰。如琴張會皙牧皮

者。孔子之所謂狂矣。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

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會皙

見前篇。季武子死。會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

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何以謂之狂也。萬

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

行而不掩焉者也。嚶火交反。行去聲。嚶嚶

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

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

也。言平考其行而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會

哲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

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

是獯也是又其次也。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

志者也。獯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孔子曰。道

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

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鄉

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慤字皆讀作愿。謂謹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為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為幸。深惡而

痛絕之也。萬章又引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

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

蹢蹢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闞

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行去聲。蹢，其禹反。闞音奄。○蹢，蹢獨

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

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嚶嚶，然行不掩其言

而徒每事必稱古人邪？又譏猥者曰：何必如

此？蹢蹢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

但當為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為善，則

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闞，如奄人之奄，閉藏之

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萬章曰：

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

以為德之賊何哉？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

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

以為是而不可與人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

也。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

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頹靡如

水之下流，眾莫不然也。汙濁也。非孔子曰：惡

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

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

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惡去聲。莠

音有○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環。人皆以為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

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

之常道也。興與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非復其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為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孟子曰。由堯舜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

若湯。則聞而知之。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

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由湯至於文王。五

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

則聞而知之。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也。為湯左相。由文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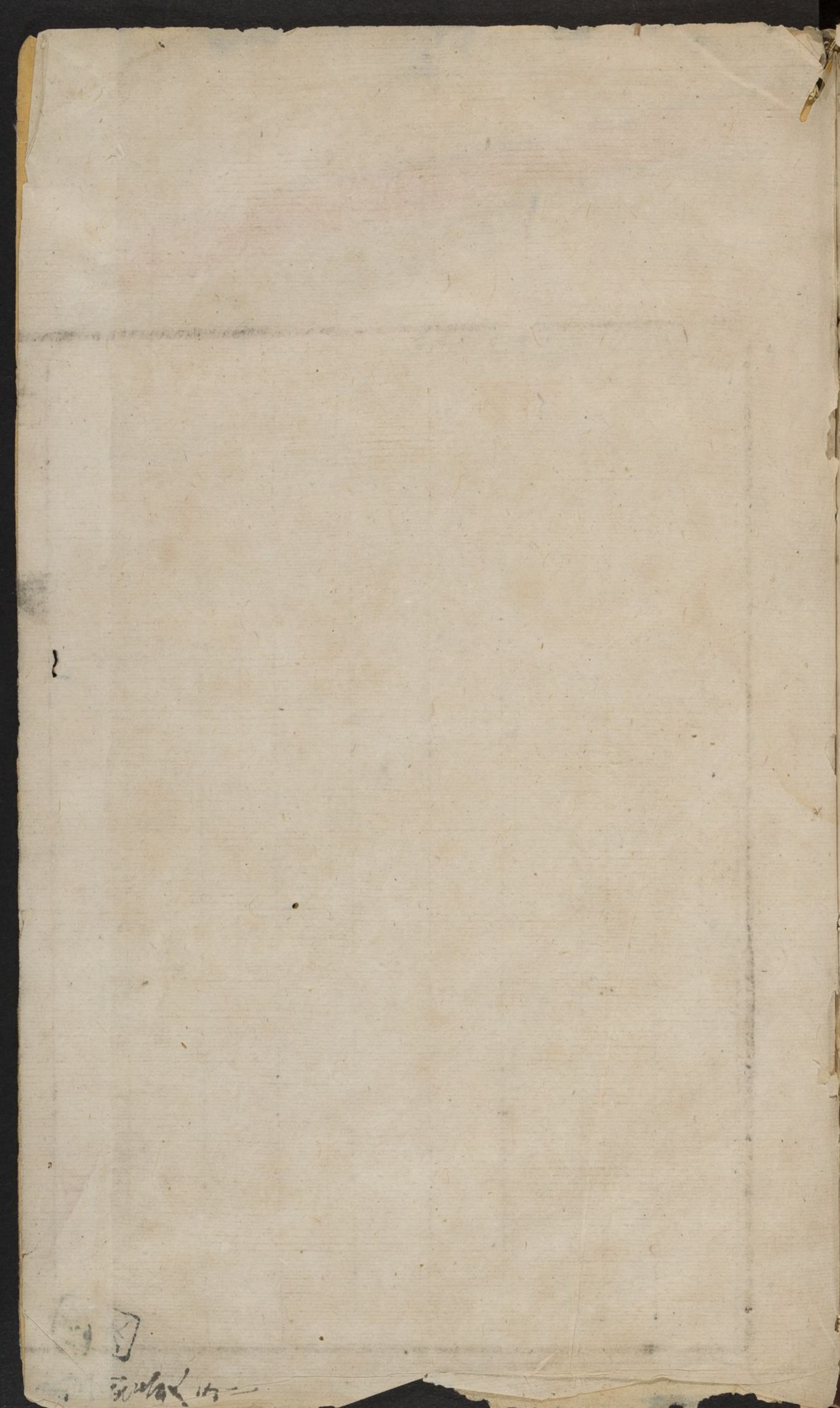
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

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散素。直反。○

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文武之道。夫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由孔子而來。至於今。

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旨深哉。○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

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A table with a double-line border, located on the right page of the book. The table is divided into several vertical columns by thin lines. The columns are of varying widths, with the rightmost column being the narrowest. The table is currently empty of any data or text.

Small handwritten text or mark at the bottom left corner of the left page.

